

昏黄阳光穿透干涸的玻璃,贪婪地吮吸着酒杯里的残酒,一抹倒影被无限地拉长,直到消失在记忆的尽头,无声无息……

有人说,从见面起我们就在彼此告别。这论调难免有些悲伤,但也颇有几分哲理,如今走到这个时间节点上,告别早已悄无声息地开始了。

记忆,翻越额头的皱纹,又在宣泄她的本事了,一点一滴地传递着闪亮日子的回音,却听到了学校门口那池塘冰裂的声音……

秋塘夜色

夜色渐深,秋雨降至,屋里闷得慌,信步在楼下园子里走一走。

这方曲径的花园,是鲁院格外的习作园。沿着碎石小径,不断地与近代文学巨匠们擦肩,每一尊雕塑都似一个音符,总能拨动你心底的一丝微澜。

最让人留步的要数那林子外的一个水塘。人们总喜欢称她池,称呼她湖,但我更喜欢称呼她塘。不论是婀娜戏水的柳树,还是沿岸嶙峋的怪石,亦或者是婉约的水面,散落水上的细小的睡莲,以及偶尔掠过水面的不明生物……这些都向人们展示着塘的特质。

请允许我姑且叫它塘吧,因为塘总能让我回忆起童年嬉戏的往事,那么干净,那么唯美。

让人想家的,不止这个水塘,还有水塘柳墙后矗立的高大桑树。家乡的桑树是用来摘叶养蚕的,总被乡亲们修剪成矮冠虬枝,这样不仅可以方便桑叶采摘,更可以让桑叶肥而厚,绿而可口。眼下的这姊妹桑,婆娑而高大,枝叶细薄而散漫,惯于桑梓寄情罢了!

夜色寂静,也无月色也无星光。水塘四周楼房里露出的光,并没演绎出什么精致,这倒是很好的,没有刻意的光影演绎,才不会惊着水边的“荷塘月色”,才不会轻薄了近邻的“家春秋”,也不会扰乱了“雷雨”的澎湃。

难道这一花一草都饱读了诗书不成,怎奈不论如何在这咫尺间的院子里转悠,总有停不下脚步的意思。我想,就像佛堂的灯芯、菩提下的莲花,佛案前的木鱼都能修炼成仙一样,这些成长在诗词歌赋旁的草木,哪天不小心也能写出佳作来了。

如果水里有鱼,这夜里它会在干吗呢? 游弋,如果还醒着,可怎么也没看见一点点关于鱼游的痕迹呢? 也许它在躺着,如果有一张床,可是谁又把它抱上了床呢? 也许,它就那么静静地、悄悄地待着吧,不用给谁说话,不用理会谁,不用恨,不用爱,也不用愁,但可以欢喜地等待雨后的明天!

夜色下的水塘是美的,那些并不规则的光撕开了水的身体,折射在湖底的泥汊上,并不明亮,却也没被揉碎,因为没有风,没有波紋。也许那些好事的光该后悔了,最起码它没看见凹凸有致的塘的身体。宁,静! 秋夜无月的塘。

冬塘睡着了

北京入冬了,一夜间到来的。

带刀的风,醉汉似的卷着枯叶和尘埃,呜呜着彻夜不息,撞击墙面、窗户、屋顶、树梢等障碍物的怒吼声,常常把我从梦中惊醒。

常年生活在盆地,对于北方的风是陌生的。偶尔顶风出门,走在大街上,风打着旋儿扑卷过来,带着尘埃和树叶杂质包裹着身体,从头开始全身都是土的感觉,甚至顺着衣领往衣服里钻。因为没风就有雾霾,没雾霾就是风,人

团聚

□邢庆杰

 举家搬到开发区的新房子后,我逐渐养成了晨练的习惯。小区门前即是长河公园的一片大湖,每天早上绕湖两圈成了必修之课。

 长河公园种植了数百种奇花异草,空气清新,但因为远离市区,晨练的人并不多。

 有一男一女,慢慢引起我的注意。他们和我一样,天天坚持。不一样的,他们不是散步,而是坐在湖边一个固定的木制连椅上,女的拉二胡,男的吹箫,琴箫合奏,配合得非常默契,听来,别有一番情趣。有时,他们也停下来歇一歇,站起来伸伸胳膊,转转腰。

 他们的年龄应该在60岁左右。起初,我一直以为他们是一对退了休的老夫妻,但有一天,我去得较晚,发现他们分手时是各奔东西的。后来,我因每天早上要先送孩子上学,8点多才到公园来,这正是他们要离开的时间。

 他们不是夫妻,那是什么关系呢?是黄昏恋的情人?如果是这样的话,都这么长时间了,能走到一起的早就双宿双飞了,不能走到一起的,也该分道扬镳了。是师生关系?那也不可能,如果各自有家庭,天天在这么个公共场所约会,也不合适,毕竟,他们都是有了年纪的人了。那是——我脑子里忽然灵光一闪,是婚外的情人关系!借早上晨练的机会约会?大体差不多。真不容易呀,我对他们有了同情之心。

 时光飞逝,转眼间,我搬到新家已经5年了。忽有一日,我发现那对男女常坐的位置上,只有那个男人在独自吹箫,是很忧伤的一支曲子,我叫不上曲子名。我想,大概,他的那个伴儿今天不方便出来了。但随后的几天,男人还是形单影只。我猜想,可能是女人病了,或是其他原因暂时来不了。

 此后的半年间,长河公园一直只有瑟瑟的箫声,没有了二胡的悠扬。

 有一天,我走到男人面前时,恰逢男人休息。四目偶然相对,我下意识地问了一句:“您的那个伴儿呢?”

 男人看着湖中的水说:“走了,心梗,都走半年多了。”我感受到了自己的冒失,为掩饰尴尬,又冒出一句不该说的话:“可惜了,你们没能走到一起。”

 男人看了我一眼,又转过头去看着波光粼粼的湖水说:“那是我老伴儿,我们走到一起都40年了。”我有些吃惊,他们竟然是夫妻,这是我怎么也没想到的。

 我在连椅上坐下,和老人攀谈起来。老人在外地工作,和妻子一直是两地分居。后来,两人都退休了,终于团聚在了一起。可惜,好景不长。他们有两个儿子,一个住东城,一个住西城,都已经娶妻生子。儿子儿媳都是工薪阶层,请不起保姆,又没时间照顾孩子。老两口只好再次分居,一家住一个,帮着照顾家。早上,儿子和媳妇们各自送孩子上学,然后上班。老两口就抽这个空闲,在一起待上一两个小时,说说话,重拾年轻时的业余爱好,吹吹拉拉,自娱自乐一番。然后,就各自奔赴儿子家里,顺路把一天的菜买了。回到家,把早餐用的锅碗洗刷出来,再把中午的菜洗干净,切好,就到了接孙子放学的时间,接回孩子,再做午餐……日复一日,他们就是这样过来的,终于,老伴儿熬不住,先走了。

 我们分手的时候,老人笑了笑,说:“也许,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真正团聚了。”

 我心下黯然,一股淡淡的哀伤涌上来,久久难以散去。

一塘闪亮的日子

□岩 溶

冬后倒不敢出门,也不敢开窗,只能宅在鲁院院里。

 晒太阳,是成都人最熟悉、最擅长、最惬意的生活方式。每年冬季,成都的太阳总被盆地上空厚厚的云层给收着,偶尔露出个面孔,便是奢侈的享受。所以,漫长的一个冬季,不论什么日子,只要有太阳,成都的河边、公园、校园、郊野甚至马路边,到处都是晒太阳的人。当然,这些人不全是老人、孩子,还有青年人、白领、企业老板、老外等各色人群。如果说,对于成都人是习惯,那么对于那些外地人、外国人到了成都也很快加入到晒太阳的行列,有人说是成都太阳稀罕,有人说是成都空气好,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晒太阳成为成都人过冬的一种习惯。

 在北京,我也想去晒晒太阳,很多时候走在鲁院门口的院子里,简单走一圈就回去了,因为北京有太阳的日子多伴随着不小的风,风夹杂着灰尘,迎面扑腾,很不舒服。

 在成都不一样,有太阳的时间里风很小,几乎没有风,在河边有赚钱的茶楼老板摆好凳子和茶桌,一杯茶10元钱,可以晒一个中午的太阳;公园里的椅子上、石凳上,清闲的老人、散步的老太,好动的孩子,坐着、闹着、说着、笑着;露天院子里、校园里,搬一把椅子或者提一个凳子,随着太阳的移动而移动,清闲的人足足晒到太阳落山;郊野外的人,多半是闲暇的人,或者是在周末,呼朋唤友,赏花、看草、戏水、吃喝、打麻将,农家乐比比皆是,家家爆满。

 鲁院的生活对于北京人来说是幸福的,起码有一个院子由得他们会走走逛逛,算是消食也好,透气也罢,在寸土寸金的首都,有这么一个院子,绝对是奢侈。

 这些天,风不大,太阳还有一些温度,中午便独自去园子里散步晒太阳,虽然冷清,但也是惬意的事情,清静地走着,观察院子里裸露着各种灌木,梅树、桑树、玉兰树、桃树、李子树、柳树……在园子里走的时间长了,倒也能通过树的枝条和树皮把树给认清楚了。打小就在这些树影下长大,都是通过叶子、花朵和果实来辨认,从来不曾认真琢磨过树枝与树枝的区别,这会子是补上这一课了。

 最让我觉得稀罕的还是门口的人工水塘。几天不见,塘里竟然结了一层厚厚的冰,这对于我是稀罕的。四川的湖、塘、河大抵都是不结冰的,而我生活过的地方,川东丘陵、川南峡谷、川西平原,最冷时节也就零度左右,而且只有那么一两天,水面都是不结冰的,而今我突然面对偌大一个冰面,别有几分新奇。

 湖畔有和我一样新奇的人,不断用一根枯树枝捅冰面,静静地看了一会,突然也想感觉一下这冰的厚度,于是从岸边找了一根细细的树枝,学着试了试,但是树枝断了,在冰面上滑行了一米见外。找不到工具,我试着伸出脚,用鞋后跟敲击冰面,连击几次,没有结果,便也死心了。绕着水塘走了一圈,落在水面的树叶,浸在水下的部分都被冻住了,水面上的半截树叶此刻迎风摇摆着;细看冰面上浅浅的褶皱,证明了我昨夜梦里的风声真实的存在;冰面下游动的彩色鱼群,预示着塘还活着,此刻她只是在寒风里睡着了!

 门口的塘睡着了,提醒着我在鲁院的日子不多了,当雪花纷飞的时候,我们就该散了,别了!



唱歌回故乡 黄永玉 作

高原守望者(外五首)

□亚 楠

这双暴风雪磨砺的手已经有些陌生。可曾经的往事忽然把我推向遥远。	那么多阳光涌起的亮色,以及汗血马飞奔的场景都超出了我的想象。
在雪域高原,篝火带给我无限遐想而那时我看见拓荒的场景比沸腾的群山更加持久。或许我也可以改变一些什么,	而现在,色彩的盛宴狂轰滥炸。目光不断爬升,这持续的美和花香——
比如昨天,我从高处鸟瞰大片的油菜花澎湃若潮——	就让我拥簇温暖吧。幸福在眼前,就像一地澄澈的阳光。
麦浪、香紫苏,以及成群的牛羊它们用自己的方式告诉我,那些昔日的拓荒者已经成为在这片土地快乐的主人。	苏木拜河
就这样守望疆土吧,丰衣足食也让我更加怀念亲人……	这辽阔的寂静来自内心,来自岁月沉积的忧伤。我想假如与时光最柔软的部分相遇,或者,沿着沙尔套山北麓绵延起伏的往事一直超前追溯,
松 拜	就会看见天堂,看见花海骤然呈现的秘密。而我也像迷途的羔羊,在花蕊中寻找知己,寻找爱,以及缓慢的遗忘。
小河在寂静中回忆很久以前,风是清亮的灯盏。而浪花拍打堤岸,此刻一棵蒲草进入沉思。	此刻,我听见雷鸣、闪电穿越夜幕的声音——
灰鹤带着梦想落在了河畔,从前她们神态悠闲,目光细腻脚步也会显得错落有致。	在堆积,在草原演绎一次裂变。而久远的往事坠落,若一缕风回到从前。这时候,天空开始明亮起来,
我想我对这里也已经熟悉,	

故乡如一面旗帜, 总是在我心中猎猎飘荡。

我虽然只在故乡的土地上生活了7年,可是,故乡的风物却足以让我念及一辈子。我想,这大概源于血脉的起源吧。其实我在另一个城市,也就是在所谓的第二故乡生活的年头远比那7年长得得多得多。可是,故乡却仿佛是一个钟情的男人,死心塌地对我念念不忘,还大有与我一起终老的决心。也许,故乡的情结宛如一个人的初恋,无论此后经历怎样热烈的情感都不能忘怀初恋时的纯粹吧。

祖父的一双儿女,也就是我的父亲和姑姑,都先他之前去了另一个世界,与他们的母亲,也就是我的祖母团聚了。没了儿子、女儿的祖父,住进疗养院。几年后,祖父摔断胯骨,只能住进特护病房。我带着两个妹妹去看他,每次我们去看他,都是妹妹们先进去,而我只能在她俩的掩护下,偷偷地溜到祖父看不见的角落里。一生劳作的祖父自从躺到床上后,基本不吃饭,只依赖烟酒。他只要看到我,就让我去给他打酒买烟。

祖父不让妹妹们花钱,他说,我有的是钱。我们深知陪伴祖父的日子不多。二十几岁就独自带着一双儿女的祖父,却是白发人送了黑发人。我想,他是铁了心要离开这个让他备受苦楚的世界,所以,我们每天都是早早地到疗养院陪伴他。由于我们去得早,疗养院的小卖店还没开始营业,我只有在小卖店开始营业时,才敢现身到祖父的床前。现在想来,我为什么不能买上两箱酒两箱烟,放在祖父的床头呢?

祖父是我心中永远的痛,我在众多写给他的文字里都有提及。我妄想用文字来冲淡他给我带来的疼痛。

祖父除了给我留下疼痛,还留下了一个坟头,父亲也住在他的脚下。死后的祖父,注定还要在故乡与边外奔波,因为姑姑葬在故乡的山上。祖父就是既当爹又当妈的宿命,无论是生前还是死后。还好,祖父再也不用舟车劳顿了,听说,人死后的魂魄是可以飞的。

好像我是在念及故乡的风物, 其实是在怀念亲人。小时候,我大多是住在姥姥家。姥姥家人口多,除了姨和舅,还有表哥表姐。记忆中,姥姥从来都是手脚不得闲地忙着,而姥爷基本都是坐在炕头。姥爷是个才子,而且是地道的白面书生。他读书写诗,对书法和绘画也颇有研究。我什么时候识字的,已经没有记忆了,反正我是6岁上小学,上学之前我就会背小九九(乘法口诀)。想必,那时候我也识得几个字了吧,因此,我总是觊觎姥爷写的文字。就在姥爷不留神时,翻他放在炕头脚下的一堆纸张,“可恨年轻性太狂,为何娶妻房?生儿……”从外面进来的姥爷一把抢过去,他说:“你看这个。”姥爷麻利地给我拿过另外的诗。我过目不忘,姥爷不让看的诗,我只扫了一眼就牢牢地记住了。几十年过去了,所有我看过的姥爷的诗都能倒背如流,只有那首没看完就被姥爷抢去的诗,一直不得其解。

有一天,我长大了——才豁然明白,谁的爱情没有创伤呢。姥姥走的那晚,我独自一人在家。虽然,我十分清楚,人生不过百年。都快100岁的姥姥该走了,可我还是有痛失家园的灼痛。原来有姥姥在,才有家。姥姥走后,我却没写只言片语。每每想起她,我都会难过,但是却不知道怎样表述我的思念。而且,我不敢直面姥姥离去的事实。虽然,母亲带着我们很早就离开故乡,离开故乡的亲人,但是,我们依然依恋着故乡,依然牵挂着故乡的亲人。我们之所以不离不弃地念及着故乡的风物,其实,还是因为那里有着亘古不能改变的血脉亲情。

无论我多么爱你也不能与你分享这个早晨的美就像不能与你分享昨夜那洞悉一生悲欢的梦境

我不能与你分享这个早晨的第一缕光第一阵风它们从神的故乡而来穿透我薄脆的身体在已然寂静的心上弹奏一片流水的乐音

我也不能与你分享这个早晨,俯身的耳语与我生命之书的

完美飞行

□项丽敏

一行隐喻——在一场大雪到来之际我将与你告别与所有的花香和尘埃告别	落下来这是小雪之前最后的叶子现在,它落下了你心里孤单悬挂了很久的东西也落下了
为了秘密等候了那么久的一瞬间完美飞行	叶子落下了,树木安静了经过的田野、村庄、湖水,道路也失忆般,安静
小雪之前天空蓝得像个谎言阳光恍惚,没有温度一枚在风里不停摇摆的叶子	除了黄昏的大吠此起彼伏从陌生的院子——看不见的角落追上

湛蓝、深邃,仿佛淡淡的乡愁让我成为一个幸福的人。河流两岸,花朵的心事我能够感觉到而昨天,我只是想,时光将要带走什么?	数包沉浸在夕阳中,就像一次神圣的新祷把大地照亮。
或许在草原上,这巨大的天幕,我还应该学会遗忘,学会用辽阔为内心疗伤。就让那些变幻莫测的云成为一种记忆吧:	而我也以虔诚之心祈愿草原在宁静里走向富足和吉祥。
黄昏里,寂静廓清了阴霾,那时一切都会缓慢呈现。	那天风吹向低处,不断壮大的云朵把天空带向了未知的领域。
兄弟	可是我知道这些并不是一个没有结局的童话。
我的那些因场兄弟,他们有些人在自己的农庄里晒太阳。而有些已经离开我们去到另一个世界了——不过还有更多的人依旧在为生活奔忙。日子总是平平淡淡	在臆想难于抵达的地方,我愿为你祈福,也是为了爱情
……酸甜苦辣偶尔也会袭上心头。想想过去,在一起嬉耍,快乐总是能够让沉沉夜幕洞开门扉。	让一切都变得真实吧,就像从前你莞尔一笑的幻影。
可是,我越来越喜欢回忆那些陈旧往事,回忆曾经的困惑和想象中激励我朝前行走的光亮。有时疼痛是必要的,比如饮酒	军垦第一哨
能够让紧绷的心弦松弛下来——忘掉烦心事,或者抖落一身疲惫,好让自己继续朝前赶路。	一直向西,大片的酥油草散发出太阳的气息。这季节其实都已经进入夏天了,但我好像仍然停留在春天
馒头山的敖包	不过我看到的土地绿意葱茏,牛羊多么安静,山花用微笑掩藏内心的秘密。
在松拜草原深处,馒头山耸起的庄严令我更加肃然起敬。	那天在雨中,香紫苏环绕的哨楼这些军垦战士坚守的疆土在我的视线里明亮起来——我体味到来自风雨的悲苦
	以及边陲辽远的落寞。但他们,这些也整成边的兵团人却用豪情开创了一片崭新的天地